

◆ 当代经济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,毕业于东北师大经济系,深圳市作协副主席。

李渔的《闲情偶寄》是我国最早的系统的一部戏曲论著。但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，这部作品影响并不大。而他写的《肉蒲团》因为是一本曾被数次封禁的“淫邪之作”，反倒引起巨大反响。像历史上的所有禁书一样，严厉的封禁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和逆反心理，偏要找来读读。除了这本书外，李渔在当时创作的《怜香伴》《风筝误》《意中缘》《玉搔头》及《无声戏》《十二楼》等作品，都曾畅销一时。这些作品有几个共同特点，即故事性强，写人写性不再隐晦，甚至刻意描摹夸大量描写。

明朝亡于1644年。其时李渔三十三岁，他前半生属于明朝，后半生属于清朝。明朝末年，印刷业发达，很多书商靠翻刻各种典籍大发其财。李渔这样可以写当代人、当代事的作家，自然更受欢迎。

但李渔并没因此获得多少利益。他的作品一问世，马上就有几十家甚至上百盗印。那时候盗印没什么技

反盜版

木含量，买一本新书，自己找几个刻书匠在家里刻印，然后销往市场，当然也不用付给李渔稿费。他的作品只要在杭州市场上出现，苏州、南京等地的书商很快就能翻印出来。据说，在缺少交通工具的清朝初年，数日之内，三千里外的地方都能见到李渔的新作，可以想见传播之快。那时候没有版权局，没人帮李渔维权，眼看着自己的文字替别人换来大把银子，李渔好不撮火。他四处奔走，查找源头，与人打官司，甚至通过关系到苏松道台孙丕承那里告状，终于成功查处了一起严重盗版事件——他的书还没正式出版，盗版书却已经上市了。

更有甚者，书商找来几个无名作者的书稿，直接署上“湖上笠翁”的名字就摆上书摊。后人好歹还搞一块遮羞布，用金庸、金庸著、古尤、吉

龙来冒充金庸和古龙，当时的人不管那一套，反正你可以叫“湖上笠翁”，他也可以叫“湖上笠翁”，李渔只能干吃哑巴亏。

为打击盗版，李渔全家搬到盗印最猖獗的南京，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自己的书屋，名为“芥子园”，取“芥子虽小，能纳须弥”之意。他的全部作品都在自己的书铺印刻，算是垄断了市场。同时，他改造印刷技术，注重装帧设计，除印自己的作品，还重新审定编辑了很多名著，如《三国志演义》《水浒传全传》《西游记》《金瓶梅》等。他在与伪书、劣书的竞争中终于脱颖而出，形成了良币驱逐劣币的态势。后来“芥子园”书铺屡经转手，但李渔奠定的良好传统一直保持，使芥子园成为清朝出版业的著名品牌，沿袭二百多年，当下的很多图书收藏者还都以收藏到芥子园印行的图书为荣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也算李渔为中国出版业做出的贡献吧！

◇大野寻幽 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，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学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鸡司晨。每一只公鸡，身体内应该藏着一座闹钟。我不知道它们怎么驱动自己的发条，又是怎样在恰当的时间节点触发自己的呐喊，总之，这是一件玄妙的事情，玄妙的程度不亚于“先有蛋，还是先有鸡?”。

鸡在乡间农舍群居，也常常被邀住在古诗中。鸡于乡村，是一种声音的符号，一句“鸡声茅店月”，让人忽然忆起旧时乡居，鸡叫声似乎只在夜间，尤其是公鸡。二更鸡鸣，三更鸡鸣，五更鸡鸣，鸡叫三遍就破晓。古人没有时钟，很多情况下是以鸡鸣作为时钟的，带有声音的闹钟，古已有之，且雄鸡勃勃，很是励志。

鸟儿似乎少有夜间鸣叫的。我有时候瞎猜想，鸡鸣似乎是夜间需要呐喊，夜气太足，不喊一嗓子，不太舒适，喊出来就舒适了。当然这是我胡思乱想。但鸟雀几乎夜间缄默，除非是受到了什么搅扰，才会仓皇地叫几声，随即淹没在漆黑的夜幕中。

鸟唱日头烈。尤其是春日的鸟雀，日色越是明媚，鸟儿们就叫得越欢畅。当然，很多鸟雀鸣叫是为了求偶，我们可以把这时候的鸟叫称之为

鸟叫与鸡鸣

鸣唱，山歌唱得好，求偶没烦恼。鸟雀吸引异性，不外乎三种方式，一是有一副华丽的羽毛，那是爹娘给的，貌似春日里更加富有光泽，这是季节二次赐予；二是拥有一副好嗓子，这也是来自爹妈，需要后天勤加练习，如果不然，众鸟皆唱，哪能分清优劣？鸟雀之中一定也有“四大天王”，唱得好的鸟类歌神，兴许求偶的成功率更高。三是拥有一副好巢穴，聪明的鸟雀都是建房高手，筑巢引凤，巢穴安稳了，这就好比人类结婚需要买房一样。

鸟叫含着金，是金灿灿的，融合了日光明媚。

鸡鸣含着银，鸡鸣月夜，似乎声音也阳刚，但多半是在黑夜，即便有银色月光，也避免不了有几许阴柔在其中。

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，除非是你失眠了，第一声鸡鸣你往往是听不到的。尽管鸡鸣的声音不可谓不高亢，你却大概率听不到鸡打的第一遍鸣。

铺天盖地的困意，浓重的夜色，把嘹亮的鸡鸣压住了。

南京有古刹，曰：鸡鸣寺。初以为，既隐入尘烟，又淡出凡尘，后来方知，是因此寺建在鸡笼山而得名，鸡笼山，其实也是鸡鸣山。山峦之间，鸡鸣如雨，也是好气势。

故乡有一座魁星楼，年久失修，破败不堪。有看护园子的主人在魁星楼内养了两只大公鸡，日色爬上来，魁星楼映日，似重生一般，显露华彩，加之鸡鸣声声，仿佛魁星点斗一般神韵加持。我多次想象自己在魁星楼下展卷读书，想来，定可得三两文气。魁星楼虽已破败，周遭却无草木，鸟雀鲜迹，空有一楼好鸡鸣，倒也大好。

有一年在承德，大概半个月的时间，都住在一处三面环山的山坳民宿里，民宿里养有鸡舍，鸡鸣啾啾，真是好听，尤其是天色微明之际，雄鸡唱晓之声，很是醒神。日光慢慢给山头镀上了一层金边，山坳中，鸟声此起彼伏，一山鸟儿的交响，真是一副好生态。那些天，我以为我住进了五柳先生的诗中。

◇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,原名胡岚,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《作家文摘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

没去冷湖之前，冷湖只是一个地理名词。去了冷湖之后，它便成了有温度、有情怀的精神高地。

站在冷湖石油基地遗址,那些废弃的房屋,断垣残壁扑面而来,几乎与记忆撞了个满怀。这般熟悉的场景似曾相识,恍惚间竟让人疑是错觉。不禁自问身在何处,心底却一次次清晰作答:这里是柴达木盆地,是青海茫崖市。远处戈壁一望无际,夕阳残照,落日熔金,一种浩大与悲壮之情油然而生。

从塔里木盆地到柴达木盆地，地理上相隔遥远，石油人的情怀却如此相通。在塔里木盆地的依奇克里克油田，也曾有上万名塔里木石油人与青海石油人一样，在戈壁上找油找气。如今那里残留的照壁、断墙、屋檐，满目苍凉，几无人烟。是的，那里是依奇克里克油田遗址，这里是冷湖石油基地遗址。虽地处不同，却在同一个时空里，石油人为了祖国的能源事业，扎根戈壁与高原，奉献着青春乃至宝贵生命。他们的情怀，多么动人，无论身在何方，他们对石油事业的赤诚从未改变。

永远的冷湖

高原的风从昨天吹到今天，七十多年过去了。如今这里依然没有一棵树、不见一棵草，环境虽荒凉，却让人感到内心的辽阔。这是对精神维度之辽阔与内心丰盈的深深仰慕。

我们总说奉献，于他们而言，却是发自内心的热爱。这样的热爱与激情，贯穿了整个生命。

冷湖公墓里，四百多座坟墓静静伫立，让人过目难忘。生是这片土地的人，死是这片土地的魂。冷湖，是青海石油工业的精神高地，石油人的血脉在此开枝散叶。不曾想，阿吉老人的传奇故事竟离我如此之近——她的女儿柴达木罕曾是我的领导，共事多年。这位高原人的女儿，带着花一样的青春，又在塔里木盆地扎下了根。那天在青海油田展览馆，我拍下阿吉老人的塑像发给他的外孙——石油人伊利，他激动又热切地回复：“谢谢，谢谢。”

往事如风，2024年随中国石油作家采风团采风的日子仿佛还在眼前，那些刻在心底的震撼，从未淡去。远处群山起伏，肃穆清寂。群山不语，却见证过井场的喧嚣、石油人忙碌的身影。今日的废墟之上，曾有过多么热闹的生活。采访时，石油人说起在这儿度过的贫瘠又富足的童年，眼中满是难忘——物资上的匮乏，挡不住精神上的富足。他们见过最灿烂的星河，那样多的星星围绕在身旁，仿佛伸手就能摘下；有一同奔跑的伙伴，天空与戈壁是最广阔的游乐场，空气中总回荡着清脆的笑声。那时的人，不懂什么是抑郁。反观现在，孩子们生活富裕，却丢了童真的快乐，沉溺在手机游戏里，世界只剩手掌大小。

高原的星空、冷风、戈壁，高高矗立的井架与热烈的青春下，石油人的故事如同高原的海拔，藏着无数值得挖掘的题材，而我的探寻才刚刚开始。在高原那些天的经历与见闻，让人的生命纬度变得开阔。

冷湖的风，来了又去，从未停歇，如同冷湖精神，代代相传。